



秘密花园

[美] 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◎著 汤韬◎编译

名师讲解，提高阅读能力·新课标必读，紧抓中考考点

畅销百年的世界经典儿童小说，世界多国将其列为中小学课文。

开启神秘花园，敞开心扉，感受勃勃生机和温暖童真。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■ **王健龙** 京、鄂两地特级教师，全国优秀语文教师，现为北京市重点中学语文教研组长，朝阳区精彩课堂评委，北京市“胜利杯”民族团结教育进课堂教学大赛评委，第五届“语通杯”全国中语十佳教改新星，华中师范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国培班特聘授课教师，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专业委员会、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联谊会等13家学术团体会员、理事。在各级刊物发表文章300余篇，出版专著《教海踏浪》。



秘密花园



教育部重点推荐书目

版本权威，精美彩色插图的励志版经典名著

文图统筹：罗小玲

封面设计：罗 雷

美术编辑：筱 筱



日知图书官方微信



ISBN 978-7-5585-0816-5



9 787558 508165 >

定价：29.90元



秘密花园

MIMI HUAYUAN

[美] 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◎著 汤韬◎编译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· 长春 ·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秘密花园 /（美）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著；汤
韬编译．—长春：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，2017.4

（名师讲名著）

ISBN 978-7-5585-0816-5

I. ①秘… II. ①弗… ②汤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
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0349 号

出 版 人：刘 刚

策 划：师晓晖

责任编辑：于 潇

制 作： (www.rzbook.com)

开 本：72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：12

字 数：180千字

印 刷：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：2017年4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：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发 行：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
邮 编：130021

电 话：总编办：0431-86037970

发行科：0431-85640624

定 价：29.90元



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就是他的阅读史。阅读那些经得住时间考验，让亿万读者能从中得到启迪的文学经典，可以从中汲取人类的智慧和精神力量。今天，就让我们乘着“名师讲名著”的航船，从浅狭的港湾驶向无垠的海洋，领略名家笔下的奇妙世界，感悟那深奥的人生哲理吧！

航船首先停靠在《鲁滨孙漂流记》中的荒岛上，我们目睹鲁滨孙在孤独和恐惧中，以《圣经》为精神支柱，利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，修建住所、种植粮食、驯养家畜……把荒岛改造成欣欣向荣的家园的情景。尽管荒岛奇遇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们能像他那样在恶劣环境的考验下安居乐业、乐观自强吗？

离开荒岛，潜入《海底两万里》，在漫长的旅行中，我们随着神秘的尼摩船长、博古通今的阿龙纳斯、忠心耿耿的康塞尔、真诚的尼德·兰一起看海底怪兽，一起畅游在五光十色、险象环生的神秘世界里，感受“笼天地于形内，挫万物于笔端”的神奇。

浮出海面，我们和《老人与海》中的老渔夫一起制服巨大的马林鱼，又在返航途中与不断来袭击的鲨鱼搏斗，虽然最终得到的不过是一副空骨架，可生命的价值已经在抗争的过程中得以体现，在“一个人可以被毁灭，但不能被打败”的哲理中得到彰显。

离开老人的海，我们又伴着《格列佛游记》中的英国船医格列佛周游“小人儿国”“大人国”“飞岛国”“慧骃国”，在光怪陆离的奇幻旅程中，了解当时英国政治、法律和对外政策的黑暗和荒诞。

告别飞岛四国，走进海伦·凯勒的内心世界，听她诉说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的心声：我将走出黑暗与孤寂，感受语言的神秘，领悟知识的神奇。她接受生命的挑战，用爱心去拥抱世界，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人生的光明，最后又把慈爱的双手伸向世界，启示身体健全的人们应该珍惜生命。

在漂泊的过程中，青涩的外表逐渐褪去。童真，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吗？如果你想继续那段未完成的旅程，就让我们一起踏上找寻《小王子》和《秘密花园》的路途，沿着小王子前往地球的足迹去探寻联结宇宙万物的爱，和玛丽一起在知更鸟的指引下，打开秘密花园中那扇隐藏的门，在花园里嬉戏，进行自我洗礼，并以此来感染身边的人，创造出幸福的小宇宙，展现爱与大自然的神奇。

虽然每个人的人生阅历不同，但是你都会从《爱的教育》那平凡而细腻的笔触中体会出近乎完美的亲子之爱、师生之情、朋友之谊……书中这些孩子虽出身不同，性格迥异，但他们身上有着一共同的东西——对祖国深深的爱，对亲友的真挚情怀。爱，是一种神奇的力量。

在饱览了海陆风云，领略了异域风情，经历了种种奇遇，体悟了种种的情愫之后，你是否对“名师讲名著”感兴趣了呢？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它，请你在走进故事的同时，在“读书驿站”中小憩，在“备考练习”中驻足，含英咀华，探幽揽胜，接受伟大人格与崇高品质的濡染，寻觅并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，欣赏那精妙的鉴赏文字，深化自己的阅读认知，检验自己的阅读效果，感受经典阅读的神奇，真正领略经典的无穷魅力，让阅读成为有价值的阅读，并成为自己成长的起点！

王健龙

2017年2月

目录

Contents

〔第一章〕

在印度时的玛丽小姐 / 7

〔第二章〕

倔强的玛丽 / 12

〔第三章〕

跨过旷野 / 18

〔第四章〕

玛莎 / 22

〔第五章〕

走廊里的哭声 / 36

〔第六章〕

曾经有过的哭泣 / 41

〔第七章〕

去花园的钥匙 / 46

〔第八章〕

领路的知更鸟 / 50

〔第九章〕

任何人住过的最古怪的房子 / 56

〔第十章〕

迪克恩 / 62

〔第十一章〕

米舍原画眉鸟的窝 / 70

〔第十二章〕

“我可以要一点儿泥土吗？” / 76

〔第十三章〕

“我是科林” / 83

〔第十四章〕

小王爷 / 93

〔第十五章〕

筑巢 / 102

〔第十六章〕

“我不会！”玛丽说 / 110

〔第十七章〕

发脾气 / 116

〔第十八章〕

“你决不能浪费时间” / 121

〔第十九章〕

“它来了！” / 126

〔第二十章〕

“我会活到永远的永远的永远！” / 134

〔第二十一章〕

本·维斯特夫 / 140

〔第二十二章〕

太阳下山时 / 147

〔第二十三章〕

魔法 / 151

〔第二十四章〕

“让他们笑吧” / 160

〔第二十五章〕

卷帘 / 169

〔第二十六章〕

“是妈妈” / 173

〔第二十七章〕

在花园里 / 180

《秘密花园》备考练习题 / 188

参考答案 / 190

在印度时的玛丽小姐

玛丽·伦纳科斯在印度出生，从小体弱多病，长着一张阴郁沉闷的脸，身体干巴巴的，黄头发稀稀疏疏，杂乱零落，看上去很不讨人喜欢。她的父亲曾是英国政府驻印度的一名官员，他自己也常常身体不好，加上工作很忙，无法顾及她。母亲倒是个大美人，只是整天忙着打扮自己和流连于不同的社交活动，从来不关心自己的女儿，她的生活除了贪图享受就是寻欢作乐。

玛丽一生下来就被交给一个叫卡米拉的印度保姆，卡米拉总是把她带到远远的地方，以免她的哭闹声影响女主人的情绪。在她是个嗷嗷啼哭的婴儿时，她的父亲和母亲没有陪过她；在她是个牙牙学语的幼儿时，她的父亲和母亲仍然没有陪过她。在她的身边，只有卡米拉和其他印度仆人呆板、木讷又顺从的黑脸。

没有父亲的谆谆教导，没有母亲的细心呵护，她变成一个自私蛮横、脾气非常暴躁的小女孩。他们给她请过一个年轻的英国家庭教师，才三个月，就辞职不干了。又陆续请过几个家庭教师，时间一个比一个更短，他们都讨厌她，也不耐烦教她。玛丽没有玩具，没有伙伴，要不是她自己喜欢念书，恐怕连一个字母都不认识。

大约在她九岁这一年，一天早晨，天气异常闷热，她闷闷不乐地醒来，然后发现站在床边的不是她的保姆卡米拉，而是一个陌生女人，大概是新来的仆人。她看着陌生女人那木头木脑的样子，就更不高兴了。“你是谁？你在我房间做什么？”她生气地对陌生女人吼，“我要卡米拉，你滚，滚出我

的房间，快叫卡米拉过来。”

女仆很惊慌，她没办法招架这个被宠坏的孩子。她结结巴巴地告诉玛丽，卡米拉不能过来。玛丽怒火中烧，跳下床对她又打又踢。她更惊慌了，只会反复说卡米拉真的没办法再来照顾玛丽小姐。

那天早晨的气氛诡异而神秘，到处都显得和平时不一样。几个土著仆人不见了，剩下的仆人们个个面如死灰，人心惶惶。他们不做家事，不停地交头接耳，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慌张，好像即将大祸临头。

没人告诉她为什么，她也不愿意去问别人，遗憾的是卡米拉始终没有过来。屋子里的人逐渐都消失了，只剩下她一个人，没人注意到这个小女孩。她无处可去，和往常一样，慢慢走到花园里，在走廊旁边的一棵树下和自己玩。她玩起了造花坛的游戏，用土做了许多小小的土堆，心里却越想越生气，觉得卡米拉背叛了自己，自言自语地嘟囔着等她回来时一定要狠狠骂她一顿。

“猪，笨猪，蠢猪养的，我一定要揍她一顿，这个没规矩的土著。”她又气愤又伤心，所以用侮辱性最大的话语来骂卡米拉。

她蹲在那里，边骂边把一朵朵深红色的木槿花插进一个个小土堆里。然后她看到母亲和一个漂亮的年轻人一起来到走廊上，他们站在一起低声交谈，靠得很近，声音紧张而奇怪。他们没发现玛丽，她是那么瘦小，实在太不显眼了。玛丽认识这个年轻人，听说是个年轻军官，刚刚从英国来。小女孩盯着他看，带着微怒，凭什么他能靠母亲这么近，不过更多的时候她在盯着自己的母亲看。

能看见母亲的机会实在不多，她仰慕母亲，她称呼母亲

读书驿站

通过对玛丽的语言和心理描写，表现出玛丽对父母忙于应酬，忽视了对自己的关注的不满。

为女主人。女主人是那么美丽，她近乎陶醉地盯着母亲。头发像卷曲的丝缎，柔软干净，明亮有神的眼睛仿佛在笑，小巧玲珑的鼻子倨傲而挺直。母亲所有的衣服都缀满了花边，飘逸轻软，而这个早晨，那些花边比平时的更夸张，它们好像会说话一般贴在年轻军官的身上，哀求着，缠绵着。

“这么糟糕吗？噢，真的吗？难道传言都是真的吗？”玛丽听见母亲说。

“是的，糟透了，”年轻人声音颤抖地回答，“只怕比传言更糟，伦纳科斯太太，你两个星期之前就该到山上去。”女主人双手紧紧绞在一起，脸色苍白，那双平时充满笑意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担忧和绝望。

“哦，我知道我错了，”她喊着，“我是为了那愚蠢的、该死的宴会，我真是个十足的笨蛋！”就在这时，一声尖叫从仆人宿舍传来，接着是啼哭声，花园里空旷而寂静，那一个声音显得十分刺耳。女主人抓住年轻人的手臂，像溺在大海里时抓住浮木，她在发抖，不可抑止地，从头抖到脚。哭声渐渐变大，悲伤的气氛像灰色的天气一样，笼罩了整个花园，整个屋子。

“那是什么声音？那是什么？”伦纳科斯太太看着年轻军官，有些语无伦次，她当然明白那是什么声音。“应该是一个仆人死了。”年轻军官说，“你没有告诉我灾难已经蔓延到仆人那里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”女主人哭喊着，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害怕，“跟我来，快，跟我来！”她跌跌撞撞跑进房子里，任裙边拖在地上。

玛丽后来才明白那个早晨发生的一切怪事，虽然在听卡米拉讲故事时提到过这两个字，但她那时并不明白确切的意思。

是的，霍乱来了，人们谈及色变的霍乱。在霍乱面前，每个人都像蚊虫一样脆弱。短短一天，已经有三个仆人丧命，卡米拉是第四个，刚才仆人宿舍里的号哭就是因为她死了。剩余的仆人都惊恐地逃走了，到处都是恐惧，到处都是哭喊声，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。房子里一片狼藉，被遗弃的衣裙、手套，漂亮的高跟鞋，华丽的沙发上被踩上凌乱的鞋印，丝绒的窗帘被扯掉半幅。

玛丽躲在她的幼儿房里，对她来说，这里才是安全的。没有人想起她，没有人想要她，奇怪的事情继续发生着，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

没人注意她，她也刻意地忽略别人。

她躺在床上哭哭睡睡，四处传来紧凑的、急促的脚步声，以及刺鼻的消毒水味，大家在生病，她想。到处都是空荡荡的，她觉得应该吃些东西。走进饭厅，桌子上的饭只吃了一半，有几只汤匙掉在地上，椅子推倒在地，盘子和碟子乱糟糟地叠在一块，好像原本正在吃饭的人，因为突然有事发生而无法继续。她只能去厨房找些水果和饼干充饥，又觉得很渴，她喝了杯松子酒，因为找不到水。味道不怎么样，她皱皱眉头，太甜了，她从没喝过酒，醉意让她想睡觉。

玛丽再次回到幼儿房，把自己关起来。仆人宿舍那声嘶力竭的喊声让她害怕，她把那些害怕和恐慌全部关在门外，独自爬到自己的小床上，一会儿就沉沉地睡着了。这对她来说是好事，哭声、喊声、急促的脚步声、进进出出抬东西的声音，这些让她害怕的声音在外面持续了很久，但隔了一道门，隔了一重梦，与她像是两个世界。

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当她醒来时，各种奇怪的声音都消失了，房子里寂静得让人毛骨悚然。这种寂静是属于黑夜的，而现在是白天，一切都透露出不寻常。是不是大家的病都好了，日子又能恢复到以前那样？可是卡米拉死了，她在心里猜测，以后谁会来照顾她呢？她对死亡的认识还不太深，她没有被关心过，所以也不懂得如何关心别人。

这场霍乱给玛丽最大的感触就是麻烦，恐惧是有的，但并不多。更多的是觉得生气和可耻，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。好像没人记得她，至少目前是如此。玛丽躺了很久，她相信等大家都好起来，一定会有人想到她，然后找到她。但是她等了很久，都没等到人，房子里有一种死气沉沉的安静。

然后她听到地毯上的响声，她趴在床沿上，看到有条小蛇经过，小蛇在发觉有人注视它时，也朝她投去一瞥。它的眼睛幽静而漆黑，和女主人戴在脖子上的宝石一样。因为不知道它的可怕，所以她没有觉得害怕。她反而觉得它好像很紧张，似乎迫不及待地想溜出房间，玛丽看着它从门缝溜了出去，它会去哪里？去找蛇妈妈吗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，她听见过道里响起穿着皮靴的

脚步声，然后到了走廊上。有些人进了房子，低声地交谈，是男人的声音。

玛丽连忙从床上坐起来，仔细听着外面的声音，没有仆人去接待他们，也没有主人跟他们讲话，他们好像打开门，一个个房间里检查着什么。

“一所空房子。”她听见一个声音说，“那么一个美人啊！可惜，我猜那个孩子也……我听说有个孩子，是个女孩，不过从来没人见过她。”

几分钟之后，幼儿房的门被他们打开，玛丽正不知所措地站着。她看上去局促不已，皱着眉头，饥饿让她更加面黄肌瘦。先进来的男人是个高级军官，她曾多次看到过他和她父亲谈话。他看上去疲惫而焦虑，可是当他看到她的时候，竟吃惊得往后退了几步。

“贝尼尔，快过来！”他惊叫起来，“这儿有个小孩儿，就她一个人，在这么个地方！老天见怜，她是谁？”

“我是玛丽·伦纳科斯。”小女孩冷静地说，站直身体，头昂起来。她觉得这个男人很粗鲁无礼，居然把她父亲豪华的房子称为“这个地方”。

“当仆人们染上霍乱时，我不得不在幼儿房里睡觉，怎么还没有人来？他们还没好吗？”

“她就是那个没人见过的孩子，她竟被遗忘了。”那个男人没有回答玛丽的话，转头对他的同伴说。

“什么叫被遗忘？”玛丽恼火地问，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“为什么还没有人来伺候我？”

叫贝尼尔的年轻人一脸悲伤地看着她，像在看一只可怜的小动物，眼睛里似乎有泪水。“可怜的孩子，可怜的孩子！”他说，“没有人能来，一个也没剩下。”突如其来地，玛丽被告知她同时失去了父亲和母亲，他们在夜里发病死去，被抬走时她还在睡梦中。她没有哭，因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，她似乎也并没有想过父亲和母亲，她不明白失去父母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
没有染上霍乱的印度仆人早就慌乱地逃离了这座房子，谁还想起有个玛丽小姐留在这里？所以房子才那么安静，好像只有她和那条窸窣窸窣的小蛇是活着的。

倔强的玛丽

母亲很美丽，那么的美丽，像一幅无可挑剔的画，玛丽从小就喜欢看母亲，远远地看着。想念她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不会有人去想念一个陌生人，即使那人是母亲。她们相处的时间太少，而玛丽也太小，对她来说，母亲就是一个名词，仅此而已。当然，要是在她懂事的时候才被孤立，那么，她会觉得不安，会觉得痛苦，但她从小就这样一个人待着，已经非常习惯。她要的，不过是有个像卡拉之类的保姆来伺候她，照顾她，至于心灵上的安慰，她不明白这些。她担心的问题是，还能不能跟之前那样生活，身边的仆人都顺从着她，不敢违抗她的命令。

读书驿站

这段描写表现出玛丽乖戾的性情，这个陌生的环境更使她倍感孤独落寞，让她讨厌所有的人和事物。玛丽的坏脾气一方面与娇生惯养有关，更大的原因则在于这种长期被隔离在外的劣势感与压抑感。

当亲人都在那场霍乱中死去后，她被寄养在一个英国牧师家。牧师家很穷，破旧的小房子里挤满了人，他们有五个年龄相仿的小孩，这些小孩邈邈、无礼，整天吵架打架，抢食物抢小玩意，玛丽不敢想象这样的生活，她不想留下来，也知道不会留下来。而在那些孩子看来，玛丽是个极其难相处的孩子，她骄傲而暴躁，他们不愿意跟她玩，还给她起了个绰号，让她非常生气。

绰号是波兹尔给她取的，他是个蓝眼睛的小男孩，非常没有教养，鼻子尖尖的，玛丽很憎厌他。事实上她对牧

师一家人都很厌恶，区别在于厌恶的程度不一样而已。

她一人在树下玩造花坛的游戏，和以前在家里一样，自得其乐。波兹尔走过来，站在一边看她玩。波兹尔觉得非常有趣，问：“为什么不用石头堆一座假山？”他在旁边指手画脚，“在中间的位置放些小石头。”

“滚开，滚远点儿，我不喜欢男生。”玛丽插着小腰，站起来冲他喊。波兹尔感到很愤怒，居然受了这个小不点的侮辱，一定要想办法捉弄她，他的妹妹也经常是他捉弄的对象。他围着玛丽边跳边扮鬼脸，然后唱起小曲来，小曲是他根据一个催眠曲改编的。

玛丽小姐，非常倔强，
你的花园，不怎么样，
银色风铃，鸟蛤蚂蟥。
金盏花儿，排成一行。

他的精力旺盛无比，一直在旁边唱，其他孩子也听到了，都跟着起哄。玛丽越是生气，他们就越是高兴地唱：“玛丽小姐，非常倔强。”从此，他们只要看到她，就称她为“玛丽小姐，非常倔强”。

“听说你要被送回家去，就在这个周末，我们都很高兴，倔强的玛丽小姐。”波兹尔幸灾乐祸地说。

“谢谢，我和你一样高兴，可家在哪里？”玛丽仰起脸。

“你这个笨蛋，居然不知道家在哪里。”波兹尔嘲笑她，“当然是英国，我的祖母在那里，还有去年被送回去的梅波尔，我的姐姐。但你不是去你奶奶家，笨蛋是没有奶奶的。你去你姑父那儿，他叫阿奇博尔德·克莱温。”

“我压根儿没听说过他。”玛丽翻翻白眼。

“我就知道你不认识，”波兹尔得意扬扬，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，“女生都是笨蛋。我听到爸爸妈妈谈论过他，他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。他没有一个朋友，脾气坏得离谱，而且是个吓人的驼子。人们都怕他，没人敢接近他。”

“你撒谎，我不相信你。”玛丽愤怒地说，她不想再听下去了，转过身不再去理会他，用手使劲儿地捂着耳朵。

可是她一个人的时候想了很多，也许波兹尔说的是真的呢。那天晚上科劳夫太太就告诉她，几天后送她乘船回英国，去米舍司维特庄园，也就是驼背姑父那里。她看上去非常冷漠，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，夫妻俩都拿她没办法。

“她的资质太平庸，乏味而无趣，长得也不漂亮，没半点儿像她母亲，”科劳夫太太摇摇头，可惜地说，“她母亲是那么一个人见人爱的可人儿，优雅的风度，得体的举止。但她却一点儿都不像她母亲，也难怪孩子们叫她‘玛丽小姐，非常倔强’，真是太贴切了。”

“如果她从小由她母亲管教，言传身教，玛丽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，说不定也是个人见人爱的小美人儿。但很可惜，那个可怜的美人儿已经离开了，听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有个女儿。”

“玛丽又丑又小，我想那个美人儿不愿意看到她。”科劳夫太太唠唠叨叨，“仆人们跑光了，她的贴身保姆又死了，谁会记得这个小东西。剩下她一人在那空房子里，迈克格路上校说他开门时，看到她一个人站在房间中央，差点吓得魂飞魄散。”

玛丽长途航行回英国，途中由一个军官的妻子照料。漫长的路途中，军官的妻子恨不得整颗心都扑在自己孩子的身上。到了伦敦，看到来接玛丽的妇人，军官的妻子很乐意地把玛丽交给了她。

那妇人是莫德洛克太太，米舍司维特庄园的管家，是阿奇博尔德·克莱温派来的。她是个长得非常结实强壮的女人，由于长期劳动，脸色红润，锐利的眼睛看上去很强悍。她穿了一件浆洗得很硬的深紫长裙，外面罩着件镶了黑边的黑丝绒斗篷，带着黑帽，帽子上有紫色的花朵。

玛丽看得出莫德洛克太太并没把她放在心上。莫德洛克太太在意的是她的裙子，这大概是她最得体的一件裙子了，小心翼翼地不敢弄脏。当莫德洛克太太的头在晃动的时候，帽子上的那朵花也仿佛在探头探脑。玛丽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位太太，但这也没什么，很少有人能让她喜欢。“上帝啊，她可真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。”莫德洛克太太尖着嗓子说，“听说她母亲可是

个大美人，她怎么没把美丽传给后代呢？”

“现在还太小了，她只是太消瘦，加上身体不好，脸色蜡黄，眼睛无神。”军官的妻子礼貌地说，“她的脸形其实很好看，要是常常笑的话，应该会更好看，小孩子变得快，长大了会变好看的。”

“那得起很大的变化才行。”莫德洛克太太粗鲁地回答，“况且米舍司维特并不适合小孩子居住，我可以实话告诉你。”她们肆无忌惮地谈论着，以为玛丽不在附近听不到，但她听得清清楚楚。玛丽对米舍司维特抱有幻想，并一直在猜测姑父是个什么样的人，驼背是什么样子的。

次日她们出发去约克郡，经过火车站走向列车车厢时，玛丽刻意和莫德洛克太太保持距离。因为玛丽不想让别人误会她是莫德洛克太太的小女儿，莫德洛克太太怎么能和美丽的母亲相比，她想到这点就很生气。莫德洛克太太那身黑衣服实在不能和母亲那些缀满花朵的裙子相比，脸蛋就更别说了，还有那举手投足流露出的鲁莽和拙劣。

但莫德洛克太太才不管玛丽想些什么，她是个有些独断专行的女人，可不会纵容小朋友的胡闹。何况，她本来就不想来伦敦，她妹妹玛丽亚的女儿要结婚了，需要她的帮忙，但阿奇博尔德·克莱温先生下了命令，她不得不过来。

“你必须去一次伦敦，接一个孩子。伦纳科斯上尉和他夫人得霍乱去世了，”克莱温先生冷淡地说，“伦纳科斯上尉是我妻子的弟弟，我是他们女儿的监护人。”因此，莫德洛克太太立刻收拾好行装赶到伦敦。玛丽端正地坐在列车车厢的角落里，车里都是人，拥挤嘈杂，她学着母亲以前的样子，把带着黑手套的手交叉着放在大腿上。

“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任性又难以捉摸的小孩子。”莫德洛克太太想。她见到的小孩都活泼没定性，小嘴叽叽喳喳，哪像玛丽这样呆呆地坐着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终于，莫德洛克太太忍不住了，开始说话，毕竟旅途中也没别的事好做，不如说说话。

“为了避免你一无所知，我琢磨着我应该跟你说说你要去的地方，”她说，“你知道阿奇博尔德·克莱温先生吗？他是你的姑父，也是你的监护人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玛丽想，莫德洛克太太的声音可真难听，像公鸭叫。

“你的父母从来没提起过他？”

“是的，没有。”玛丽皱着眉。其实她父母从来没有和她谈过任何事情，他们的容貌在她记忆里甚至已经模糊。

“嗯，”莫德洛克太太嘟哝着，瞪着玛丽冷漠而平静的小脸。沉默了一小会儿，她又开始说话了。

“为了避免你慌张或者失望而出乱子，我琢磨着你应该有心理准备，因为你去的地方是个古怪而偏僻的旷野地区。”

玛丽仍然一言不发，莫德洛克太太对她明显的冷漠感到不舒服，但是，她白了玛丽一眼，吸了一口气，继续说了下去。

“那是一座显得很森严的大房子，克莱温先生按他的想法布置的，不过没多少人喜欢。房子起码有六百年以上的历史，将近一百个房间，大部分都锁着门，里面有一些古董和画，还有一些陈年的用品。房子周围是种满灌木的花园和一些果园、菜园，有些老树的枝都垂到了地上，不知种了多少年。”

她忽然停下来观察玛丽的表情。听上去和印度不一样，玛丽心想，她知道得太少，任何新鲜的没见过的事物都会吸引着她，但她装作不感兴趣。

莫德洛克太太耐着性子问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不怎么样，在没有见到那座房子之前，我不想做无谓的猜测。”她回答。真是一个怎么看怎么古怪的孩子，莫德洛克太太干笑了一声，干涩而难听。她说：“你看上去像上了年纪的老女人，无精打采，你对那些不感兴趣？”

“不，那些全是无关紧要的。”玛丽有意跟她过不去。

“你能这样想就好了。”莫德洛克太太说，“无关紧要，你为什么要来米舍司维特庄园我不清楚。克莱温是不会为你而让自己不方便的，这是能肯定的事，他从来不会为任何人改变自己。”

莫德洛克太太停顿了一下，好像想起什么。

“他的背驼了，”莫德洛克太太说，“这让他很痛苦，一直郁郁寡欢，他的钱、大房子都不能让他高兴，他真正高兴是在他结婚之后。”

玛丽想表现得无所谓，但她毕竟年幼，不由自主地转向莫德洛克太太，听莫德洛克太太说话。原来驼背也能结婚，玛丽有些惊讶。莫德洛克太太注意到了，她是个有点儿饶舌的女人，兴致勃勃地接着讲，谁让火车上这么无聊。

“她是个善良温柔的可人儿，他为了她什么都愿意做，只要她想要的东西，他可以走遍全世界。没有人相信她会嫁给他，因为她太美了，但是她嫁了。人们都说她是为了他的钱，但是她不是，绝不是的，他们婚后的生活非常美满。”她的口气非常肯定，“她去世的时候……”

玛丽不由自主地失落，紧张地问：“哦，她，她死了吗？”

玛丽惊呼起来，失望又难受。她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个法国童话，童话里讲一个贫穷驼背和一个美丽的公主，她突然可怜起阿奇博尔德·克莱温先生来。

“是的，很遗憾，她死了，”莫德洛克太太回答，“这让他变得比以前更古怪，更沉默。他谁也不见，大多数时候他都不在家，在家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在西边楼里，除了普齐尔不见任何人。普齐尔是从小照顾他的老仆人，早已摸透他的脾气和性子。”

听起来像一个动人的故事，但这故事让玛丽觉得不高兴。一个僻静的地方，一幢古老宽敞的房子，一个阴沉而驼背的男人，他不但锁住了那上百个房间，也锁住了他自己。“你别指望他会跟你聊天，会陪你玩那些孩子气的游戏，因为你不大可能会见到他，他也不会理你。”莫德洛克太太说，“你必须自己找乐子，把自己照顾好，也可以去花园玩。我会告诉你哪些房间可以去，哪些不能去。你待在房子里时，最好别四处溜达，也不能乱碰东西。”

“我不会乱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”乖戾的小玛丽忽然开口，她觉得自己被嫌弃了，突然觉得这个姑父很讨厌，就像之前她突然觉得他可怜一样。她甚至幸灾乐祸，觉得所有的事都是他自作自受。然后，她转过头，看向车窗玻璃，凝视着外面灰蒙蒙的暴雨。在火车内听不到雨声，但车窗上的雨线更宽更急了，就好像有个人直接把水泼到窗户上一样。从上车到现在，暴雨一直无休无止地下着，好像会到永远，永远。她呆呆地看了很久，她会永远待在米舍司维特庄园吗？那一大片灰色在她眼前变得模糊，越来越模糊，她睡着了。